

历

史

学

家

随

笔

丛

书

沙难问史

苏双碧随笔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戴逸◎主编

沙 难 问 史

苏双碧随笔



历史学家随笔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策 划 彭 匈 曹光哲

责任编辑 龙 钢

责任校对 韦秀琼

历史学家随笔丛书

沙滩问史

苏双碧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 / 32

9.75 印张 210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5 月 第 1 版

199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 7-219-03962-X / K·798

定价: 15.00 元

前言

这个集子取名《沙滩问史》，是因为我在沙滩这个地方居住了整整 30 年，对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1969 年我被逐出曾经居住 7 年的市委党校大院之后，几乎落到无处栖身的境地。我爱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就在沙滩后街 55 号院内找了一间仅有 8 平米的房子，据说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宿舍。房间虽小，总算有个栖身之地。由于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对这老北大的学生宿舍，很快产生了感情，后来住房虽经过几次变迁，但总离不开沙滩这个地方。先是在沙滩后街 55 号这个院子里搬迁了 4 次，后来由于我工作的变动，办公就在昔日的民主广场北端，随

后我的住处也迁入民主广场的西侧，最后一次迁居，是1991年，这一次搬迁住处贴近沙滩大街，就在红楼的西北角。几年之中，住房几经辗转，总算有些改善。沙滩这个地方，生活环境很方便，不过，牵系着我的心绪的，主要是沙滩这块文化故土，它曾经是母校北大旧址，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即京师大学堂，这是北大的原始校名，同时它还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然而，这块文化圣地、民主圣地和革命圣地，在这些年中，却发生了令人惋惜的变化。记得我搬进老北大的学生宿舍时，55号大门还是原来京师大学堂的大门，它端庄、凝重，朱门漆片已经剥落，门限由于人坐脚踩，长年累月的磨损，已经深深地凹陷。不过，它尽管使人有破旧之感，旧貌却依照原样屹立。进门之后，有荷花池，池水虽然早已干涸，池型犹在，地名也仍叫荷花池。往里走，就是大礼堂，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科学家曾在这里讲过课，也不知从这里走出多少名专家、名教授。再往里走到最后，就是公主楼，据说它曾经是老北大教员住的地方。景色依旧，古色古香，京师大学堂的原貌犹在。我在这个院里住了20个

年头,这20年来,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发展年代,这个院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说是旧貌换新颜了。当我搬出这个大院时,已经是楼房迭起,学府的旧大门、荷花池、公主楼早就无影无踪,已经被现代化的一幢幢楼房所替代了。人都有点念旧,当告别这个大院时,总有点惋惜之情,总觉得如果旧貌依旧,筹建一座中国高校博物馆,这里当是最好的址选。

离开京师大学堂大院,迁到民主广场西侧,仍然和老北大结上了情缘。当年的北大图书馆依然存在,只是已经易主,不再属于北大了。而民主广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仍是保存完好,只是增加了一个游泳池,广场边上绿树成荫。在这里曾经点燃“五四”的火炬。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五四运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然而,当我办公室和住宿都迁进这个大院时,民主广场已被一座座的简易楼房所代替了。本来是一个革命传统和民主传统的教育基地,而今却面目全非。据说,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曾经协商过几次,要求恢复民主广场原样,但至今毫无成效。惟有红楼保持完好,因为我的住家和她紧邻,

伏案走笔之中,偶尔举目舒展、仰视着红楼,总会由衷地涌上一股深情,总有一种鞭策和力量来源之感。昔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毛泽东诸先贤,在一个闪光的年代,对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和愚昧落后进行了猛烈地冲击,他们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吼声,他们的思想情操陶冶了一代青年。中国的反封建、兴民主,严格意义上是从红楼走出第一步的。也正因为如此,红楼,她赋有时代的魅力和神圣的内容。和老北大结缘,和红楼相伴而居,这种微妙的感情,使我热恋这个地方,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了。去年,机关里有了新房子,条件当然比现居室好得多,领导问我是否要调一下,我谢绝了。我仍想和红楼相伴而居,做沙滩的长久居民。这是因为,京师大学堂旧址在沙滩,老北大在沙滩,民主广场在沙滩,红楼在沙滩。沙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闪光的名字,我喜欢沙滩。

选入这个集子的文章,都是在沙滩写成的,都是在民主广场西侧、在红楼边上写成的。《沙滩问史》有古代史、近代史,还有现代史。就我的著作而言,大量的是近代史和史学理论,但选到这个集子里的,却是

现代史方面的文章居多。选题的出发点立足于爱国主义和思想解放两端。第一节、第二组文章是有关吴晗和邓拓,即有关“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曾在吴晗为会长的北京市历史学会工作,当时,廖沫沙是党组书记,邓拓是市委管文教的书记。“三家”和我都有较多的接触,都较熟悉,“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打成“三家村伙计”、“反党急先锋”。出于在年青时代就受到吴晗、邓拓的教诲,出于对“三家村”的感情,以及对“三家”的了解,我最早写了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接着又写了为“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平反的文章。这些文章当时在国内外都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对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起了推动作用。后来又和夫人王宏志写了《吴晗传》。邓、吴、廖三人都是党的优秀文化战士,是优秀传统文化铸造出来的精英,是值得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永远怀念的。收入这两组文章,是作为对先贤、对革命者的缅怀和景仰。第三组文章,大多属评议古代史和近代史人物的。第四组文章可以说是近代史的内容,现代史的文章,都是为了说明现实而写的。在传统文化的研究

究方面,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大多过于冗长,且学术性较强,这里选择了五篇很短的笔谈,可以反映我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第五组文章都属现代史部分,尤其是纪念郭沫若、周谷城、邓拓、黎澍、罗尔纲、李埏等史学界先贤,以及纪念项南的一篇文章,他们的治学精神、人格品行,都足以激励后人,我以为读者会喜欢这组文章的。最后面一组,即序言和书评,这些文稿大多是碍于情面,应朋友之请而写的。日积月累,已有六七十篇之多。平心而论,我在写这些书评和序言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认真的,都力求有点新意。为增加选题的生动活泼,这里选了9篇,总共不过两万多字。

本书共选了47篇文章,20万字左右,大多分别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发表过,没有发表的文章只有不多的几篇。为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写这些文章的观点和思路,凡发表过的文章,收入本书时,除错别字外,一律不作改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苏双碧

1998年11月于北京沙滩

目 录

前 言	1
-----------	---

谁主沉浮

学术界的朋友和战士	
——为纪念邓拓逝世 20 周年而写	3
邓拓不同意转载姚文元文章	
——邓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一	14
邓拓披甲上阵 迎战姚文元	
——邓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二	18
关于“向阳生”的文章	
——邓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三	23
文化巨星在序幕中陨落	
——邓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四	28
轰动朝野的《海瑞罢官》性质的争论	35
并非“假批判真包庇”	39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50
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	59
吴晗和《朱元璋传》	68

吴晗和《益世报·史学》	74
吴晗轶事四则	78
从吴晗致胡适的一封信谈起	84
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	91

旧史新议

历史人物评价杂谈	101
李贽和思想解放	111
从宏观角度评价洪承畴	119
施琅——有功民族的爱国主义将领 ——为纪念施琅逝世 300 周年而写	128
为官清廉、关心民瘼的林则徐	138
康有为和公车上书	144
胡适思想漫笔	152

谈今论古

重新学习 重新理解	163
从历史角度看香港回归	167
封建主义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77
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	186
关于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	196
重兴礼仪之邦的光彩	201
“五四”精神和传统文化	204
历史应有的启示	208

师友情深

友谊,在历史变迁中永存

——记郭沫若和吴晗的诚挚交往	213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和实践	
——纪念郭沫若诞辰 100 周年	223
周谷城其人其事	229
痛悼黎澍同志	235
一代宗师 笃诚质朴	
——悼罗尔纲先生	240
渊博·严谨·求实	
——为李埏先生学术活动 50 周年而写	249
发扬李光前的“爱国重教”精神	
——纪念李光前诞辰 100 周年	259
高瞻远瞩 质朴无华	
——悼项公	266

画龙点睛

《施琅年谱考略》序言	277
《王韬年谱》序言	281
《龙与十字架》序言	285
《中国乞丐史》序言	289
《温陵折柳录》序言	292
新版《吴晗传》前言	296

谁主沉浮

学术界的朋友和战士

——为纪念邓拓逝世 20 周年而写

1960 年北京市成立历史学会,当时会长是吴晗,赵征夫(北京市委党校校长)和廖沫沙先后任党组书记,邓拓是市委管文教和意识形态的书记。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该会当秘书。由于历史学会始终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工作关系就使我和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有过较多的联系。“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当成“三家村伙计”批判过。邓拓同志含冤去世的消息是从市委发工资时没有邓拓的名字才猜到的。当时我正在受批判,心里很难过,总希望这个猜想是错误的,邓拓也许是被弄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没有死。然而,慢慢地传闻多起来了,邓拓同志确实含冤去世了。他是北京市委机关第一个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今年 5 月是邓拓同志逝世

20 周年纪念日,作为当时的一名青年干部,我曾受过邓拓同志的关怀和教诲,一些往事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良师益友

那是 1962 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市委宣传部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要我立即到邓拓同志家去。放下电话,我心情很不平静,邓拓是我所景仰的学者,在学生时代,经常站在报廊边拜读他的《燕山夜话》。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邓拓,今天突然通知我去找邓拓同志,心里很高兴,后来却有点紧张了,总在揣度着到底是什么事。我从市委党校骑车到东城的遂安伯胡同 5 号,很庆幸,一路上没有遇到红灯,只用半小时就到了。

进门以后,邓拓同志迎了上来,先是问我怎样来的,是骑自行车还是乘公共汽车。遂后又略带歉意地说:“原先是说我到党校找你,可宣传部的同志说怕你不在。”真没有想到,邓拓同志这样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当他知道我是福建人时,便高兴地说:“我也是福建人,咱们是老乡。”于是话题便转入福建的历史名人和名胜古迹。邓拓同志问我到过万安桥没有,我愣了一下,他忙改口道:“也叫洛阳桥,是北宋蔡襄主持修建的。”洛阳桥是泉州到福州的必经之桥,我当然去过,可就不知道此桥原名是“万安桥”。之后,邓拓同志又谈到晋江安海的安平桥(五里桥)、福州的万寿桥。最后又谈到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清初收复台湾的郑成功。邓拓同志年轻时代就离开福建,20 多年没有到过福建,可对福建的名胜古迹、山川地理却很熟悉。而我几乎每年回去一趟,又是学

历史的,邓拓同志谈到的古迹有的我并不知道。对邓拓同志的知识渊博我出自内心地钦佩。

“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想请你帮忙。”话转入正题,邓拓很客气地说:“能给我介绍一下当前史学界的情况吗?比如,正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各派主要观点是什么,代表人物是谁?”

搞历史学会工作的,至少对学会所属会员的学术观点大体上是清楚的。我按邓拓同志的要求,尽我所知作了一些介绍。当时我的指导思想是,向领导提供学术界的信息,应尽量客观,不应加进半点自己的看法。谈完之后,邓拓点了点头,似乎还比较满意。他思索了一下,又问道:“史学界的情况,你很熟悉。可是,史学界当前的倾向是什么呢?”我说:“这些讨论对繁荣学术有好处,看不出有什么不健康的倾向。”

谈话结束之前,邓拓同志说:“请你把刚才谈的按问题整理一个书面材料,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尽可能详细摘录下来,防止片面。”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3天之后,我给邓拓送去了7个专题的学术动态。又过了10多天,邓拓同志看到我高兴地说:“很好,7个专题我都看了,还找了几本杂志翻过。史学界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不同学术观点争论是很自然的。”后来,我才明白,邓拓同志是在搞调查研究。当时党中央召开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有些人把学术界看成一片黑漆,说史学界学术讨论的内容尽是封、资、修的货色。邓拓同志了解史学界所争论的问题之后,诚然他是不会认为北京史学界在贩卖什么封、资、修货色的,他在此后的讲话和作报告中并没有对北